



世界文學名著叢書  
WORLD CLASSICS

# 古都·千只鶴

(三) 川端康成



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大陸商務印書館發行



# 都 古 鹤 千 只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 前 言

川端康成（1899—1972）出生于日本大阪的一个普通人家。在他两岁时，做医生的父亲就因病辞世，母亲在一年后也不幸亡故。于是祖父母把他领回“大阪与京都之间的乡下”故里。年幼的川端喜读《源氏物语》、《枕草子》、《徒然草》等古典名著，这对他日后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川端康成大学毕业，同一批新锐作家共同创办了《文艺时代》，创作并发表了一批风格新异的小说作品，被当时的评论家称为“新感觉派”。1926年川端康成根据19岁那年的伊豆之行，写出名作《伊豆的舞女》，小说充满柔情、感伤的迷人气息，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他的《古都》、《千只鹤》等作品也同样名噪一时，流传甚广。

1948至1965年间，川端康成连任日本笔会会长。1958年起任国际笔会副会长。1968年，川端康成以其优异的文学创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2年4月16日口含煤气自杀辞世。

《古都》是一部充溢着东方文化气息的作品。小说描写一对孪生姐妹坎坷波折的人生际遇。尽管姐妹二人情深意厚，却终因时代的变迁和命运的遭际而无法共同生活。面对姐妹俩无力抗拒的命运，加之少女们伤春悲秋的情怀，使小说在明快的基调上，流露出几许诗意的感伤。小说的爱情描写纯净如水，故事情节同古都的风物人情水乳交融，就像一幅浪漫的风俗长



## 前 言

卷，展现了京都美丽的行将消逝的风景。

川端康成写《古都》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创作心理，他看到了战后京都和日本传统文化的严重衰败，强调重现古都“不仅是京都应负的责任，也是国家的责任，国民的责任。”在《古都》里，他用饱含忧患的笔触抒写着时代的变迁，嗟叹日本传统的日益没落，唤起国人珍重本土文化传统的意识，同时也是对战后欧风美雨漫漶日本的警示。但作家了无痕迹地将这一目的意识编织在古都的自然和人文风貌之中，不仅在京都的风俗画面上展开了孪生姐妹千重子和苗子一段令人低回的故事，而且借助对古都生活细节的描写去抚触古都的内在脉动，特别是古都的令人心醉的美感。用川端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追求残照在战败而荒芜了的故国山河的日本美”。

《千只鹤》创作于二战之后，这一时期，川端康成对战争的反思已经深化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再体认，以及审美意识中更具东方魅力的部分。他说过：“我强烈地自觉做一个日本式作家，希望继承日本美的传统，除了这种自觉和希望以外，别无其他东西。……我把战后的生命作为余生，余生不是属于我自己，而是日本的美的传统的表现。”可以看出，战后川端康成对日本民族生活细节的把握和对日本传统文化进行传承的想法更为坚定。其最具特色的作品《千只鹤》和《古都》，就是在这种文化思想背景中酝酿出来的。

《千只鹤》中菊治与太田夫人及其女儿文子的关系，在道德与非道德的矛盾冲突中，企图超越世俗偏见的礼与善，于是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又是与爱情和同情相通的。作家借此营造了一种虚幻的美感和超越凡俗的心灵世界，而且非常得当地运用传统的茶室作为人物的活动空间，以传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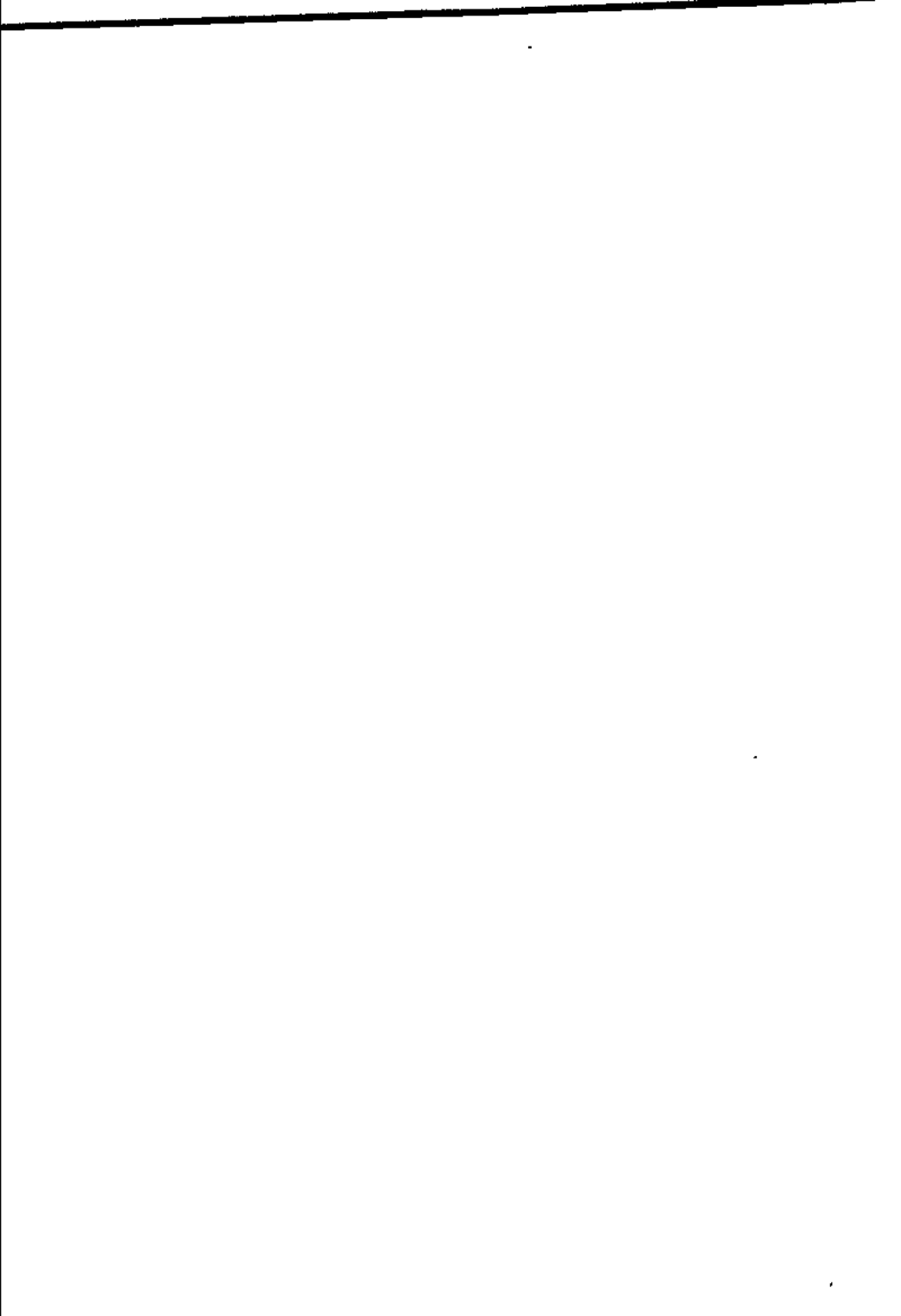
## 前 言



“千只鹤”包袱和茶具作为展开小说叙述的线索和中介，或者作为人物心理流程的重要工具，联结各个人物的交错的命运，并喻示了他们的最后归宿。作家企图将传统的形式美与内在的心灵美统一起来，使反道德的情欲变得合乎情理，而实际上两者是很不协调的，因为这种爱情在世俗中是行不通的。在一种病态的美感之中，作家将传统的东西蒙上了一层东方式的婉约美感，这不能不算是艺术上的一次不凡突破。

# 古 都

[日] 川端康成 著  
赵小鹏 译







## 春天的花

千重子看到长到老枫树干上的紫花地丁已经开花了。

“啊，今年又开花了。”对于明媚的春光，千重子深有感触。

这棵长在城里狭窄的院落里的枫树可算是大树了。树干粗得超过千重子的腰围。当然，它那粗老的树皮，长满青苔的树干，和千重子娇嫩的身躯是没法比的……

在和千重子腰间一般高的地方，枫树的树干稍向右倾；到了比千重子的头部还高的地方，向右倾斜得更厉害了。倾斜的枝桠伸展开去，把整个庭院占据了。负荷太重的长长的枝梢已经有些弯垂。

紫花地丁寄生在树干弯曲的下方的两个小洞里。并且，每到春天就开花。自从千重子懂事的时候起，那树上就有两株紫花地丁了。上边那株和下边这株大约离一尺远。妙龄的千重子经常会想道：“上边的紫花地丁和下边的紫花地丁彼此是否会相见，认识呢？”她所想的紫花地丁“相见”和“认识”有什么含义呢？

每到春天紫花地丁一般开三朵到五朵花。但即便是这样，它每年春天都要在树上这个小洞里抽芽开花。千重子有时从走



## 古 都

廊眺望，有时站在树根旁仰视，经常会被树上那株紫花地丁的“生命”所打动，有时还会勾起“孤单”的伤感情绪。

“寄生在这种地方，还要活下去……”

枫树的奇姿雄态吸引了很多欣赏它的来店铺的客人，但几乎没有人注意树上还开着紫花地丁。那长着老树瘤子的粗干，即使是高处都长满了青苔，使它更加威武和雅致。这些便使寄生在上面小小的紫花地丁很不显眼。

当千重子发现紫花地丁开花时，在院子里低低飞舞的成群认识它小白蝴蝶从枫树干飞到了紫花地丁附近。蝶群在枫树正抽出微红的小嫩芽上面翩翩飘舞，白色点点，衬得实在美极了。在枫树干上新长的青苔上，都投下了两株紫花地丁的叶子和花朵隐隐的影子。

这是个春和日暖有蓝天白云的日子。

坐在廊道上的千重子，直到白蝶群飘去了还在望着枫树干上的紫花地丁，她很想悄悄地告诉花儿，“今年也能在这种地方开花，太美丽了。”

有一个古色古香的灯笼竖在紫花地丁的下面、枫树的根旁，千重子的父亲曾经告诉她：灯笼脚上雕刻着的是基督的立像。“那不是玛丽亚吗？”千重子当时问道。“有一个大像很像北野天神呀。”“没抱婴儿嘛。”父亲干脆地说。“这是基督！”“哦，真是的……”千重子点了点头，接着又问：“我们的祖先里有信基督教的吗？”“没有，这灯笼可能是造园师或石匠拿来安放在这里的，并不稀有。”

也许是当年禁止基督教的时候制造了这个雕有基督像的灯



笼。石头的质量不坚实、粗糙，浮雕像又经过几百年风吹雨打，所以只有头部、身体和脚的形状隐约可见。也许原来就是一尊简单的雕像吧。雕像的袖子很长，差不多拖到衣服的下摆，好像是合着掌，只有胳膊周围显得比较粗——形象模糊不清，但看起来与佛像地藏菩萨像差得很多。

没人知道这尊基督雕像的灯笼，是从前的信仰象征，还是旧时异国的装饰，现在只因古老，才被安置在千重子家庭院那棵老枫树根旁。每当有客人看到它，父亲就说：“这是基督像。”但在来谈生意的客人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大枫树下这么个古老的灯笼的存在。就算人们注意到了，也会觉得在院子里摆设一两个石灯笼是很自然的，对它置之不理。

千重子把凝望的目光从树上的紫花地丁移到下方，目不转睛地盯着基督像。虽然她没念教会学校，但她喜欢英语，常常进出教堂，也读读新旧《圣经》。但她认为在这个哪儿都没雕十字架的灯笼上点蜡烛或献花束都是不合适的。基督像上的紫花地丁，反而使人觉得像玛丽亚的心。千重子又把视线从灯笼移到紫花地丁上。她这时忽然记起了饲养在古丹波壶里的金钟儿。

大约四到五年以前，千重子开始饲养金钟儿，那时她发现老枫树上寄生的紫花地丁已经很久了。她当时在高中同学的起居室里，听见金钟儿一直在叫，便要了几只回家饲养。

“多可怜呀，怎么能在壶里呢？”千重子说。但同学告诉她，总比养在笼子里让它白白死去好。据说有的寺庙养了很多，出卖虫卵。由此可见，爱好者还很多呢。



## 古 都

现在千重子饲养的金钟儿的数目已经增加了很多，已经发展到两个古丹波壶了。照例每年从七月一日左右开始孵出幼虫，差不多到了八月中旬就会鸣叫。但是，它们是在狭窄而黑暗的壶里出生、鸣叫、产卵，最后死去。即使是这样，它们还能传种接代地生存下去。这比起养在笼中只能活短暂的一代就绝种来，好得多了。这是在壶中不折不扣地度过的一生。真算得上是壶中别有天地啊！

中国古代“壶中别有天地”的故事，千重子也是知道的。说的是壶中有琼楼玉宇，到处是美酒和山珍。壶中也就是脱离凡界的另一个世界的仙境。这是许多仙人传说之一。

当然，金钟儿进壶里并非厌弃世俗。就算是在壶里，它自己也不清楚，还是传宗接代地生存下去。

如果很久不把别处的雄金钟儿放进壶里，而只让同一个壶里的金钟儿自行繁殖，那么新生的幼虫就会变得躯小而体弱。这是由于反复近亲交配的缘故。这是最令千重子吃惊的。金钟儿爱好者们都有交换雄金钟儿的习惯，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现在虽然不是金钟儿鸣叫的秋天，而是春天，而且在枫树树干的洞里，今年也开了紫花地丁，千重子想起壶中的金钟儿，是有原因的。

是千重子把金钟儿放进壶里的，但紫花地丁是如何到这个如此狭窄的小天地来的呢？今年紫花地丁开花了，金钟儿一定会出生、鸣叫的。

“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吗？”



春风吹乱了千重子的头发，她把它们擦在一只耳朵边上，看着紫花地丁和金钟儿寻思对比。

“那么，自己呢？……”

千重子在这自然界万物充满生机的春日里，独自一人观赏着这株小小的紫花地丁。

准备开午饭的声响从店铺那边传来了。

因为约好去赏花的时间快到了，千重子要去梳妆打扮。

千重子昨天接到了水木真一的电话，他邀她去平安神宫观赏樱花。据说真一的一个学生朋友，在神宫人口担任半个月的检票工作，就是他告诉真一现在樱花正盛开的消息的。

“是我让他留心观察的，这个消息绝对准确。”真一说着，露出迷人的浅笑。

“他会注意我们吗？”千重子问。

“他是个看门人，任何人都得经过他才能进去的呀。”真一又笑了几声。“但要是你反对这样，咱们就分别进去，在院里的樱花树下相会好了。就算是独自一个人，那些花也是百看不厌的。”

“那么，你就自己去看好喽。”

“好是好，但若是今晚来一场大雨，花全凋谢了，我可就没办法了。”

“那我就看落花的景致呗。”

“被雨打落的花都脏兮兮的，哪里还会有落花的景致呢？所谓落花……”

“真坏呀！”



## 古 都

“谁？……”

千重子穿上了一件不很显眼的和服，走出了门。

举办有名的“时代节”的平安神宫是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为了纪念距今一千多年以前在京都建都的桓武天皇营造的，所以神殿的历史比较短。但有神门和外殿，是仿当年平安宫的太极殿和应天门建造的说法。它左有樱树，右有橘木。昭和十三年还把迁都东京之前的孝明天皇的座像一起供奉在这里。这里就成了很多人举行神前婚礼的地方。

装饰着神苑的一簇簇的红色垂樱更令人神往。现在，只有这儿的花朵能代表京都之春。

一走进神苑入口，一片盛开的红色垂樱便映人千重子眼帘，让人觉得连内心底里也开满了花似的。她赞叹了一声，“啊！今年又赶上京都之春了。”就一直伫立在那儿观赏着。

但是，真一还没有来呢？或是在哪里等着？千重子想等找到了真一，再去赏花。她从花木丛中走了下来。

真一双手交抱着枕在后脑勺上，闭着眼睛，躺在这些垂樱下的草坪上。

真一会躺在那里，这出乎千重子意料之外。在等候着年轻的姑娘，却居然这样躺着。实在讨厌。若是说他太失礼，使自己受到了侮辱，倒不如说千重子讨厌真一那副睡相。千重子在她的生活环境里，看不惯男人躺倒的姿态。

真一可能总在大学校园的草坪上与同学曲肱为枕，仰脸躺着谈笑惯了，现在这个姿势躺着只不过是平日的姿态罢了。

而且，有四五个老太婆在真一身旁一边打开多层方木盒，



一边闲聊天。可能是真一对这些老太婆感到亲切，开始是挨着她们坐，后来才躺下的。

千重子一意识到自己有这种想法，就不禁想笑，但自己的脸反倒飞起了一片红晕。她只是站着，没叫醒真一。她不想继续看真一的样子，……千重子确实从没有见过男人躺着睡觉。

真一头发理得整整齐齐的，穿着整洁的学生服。睫毛合上后，活像个少年。千重子却没有正面瞅他一眼。

“千重子！”真一叫了一声，站了起来。千重子一下子不高兴起来。

“过路人都看着呐，在这种地方睡觉，不难为情吗？”

“你刚到我就知道，我没睡着。”

“真坏！”

“要是我不叫你，你打算怎么办？”

“看到我来你才装睡的吧？”

“一想到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姑娘进来，我就禁不住有些哀伤。头也开始痛……”

“我？我幸福？……”

“你头痛？”

“没有，已经好了。”

“脸色有些难看。”

“不，已经没什么事了。”

“像一把宝刀！”

真一有时也听别人说过他的脸像一把宝刀，但这是第一次听千重子这样说。



## 古 都

真一被人这么形容的时候，心里涌着一股激昂的情绪。

“这把宝刀是从不会伤人的。在樱花树下更不会。”真一笑着说。

千重子爬上慢坡后，向回廊的入口处返回去。真一随着离开草坪，跟着走过去。

“真想看遍所有的花呀。”千重子说。

西边回廊的入口处，最先映入他们眼帘的便是红色垂樱，立刻使人感觉出来是春天的景色。这才是真正的春天！就连低垂的细长枝梢上，都开满了成簇成簇的红色八重樱，像这样的花丛，说是花儿开在树上，更该改成说是花儿铺满了枝头。

“这一带的花儿里，我最喜欢这种。”

千重子边说着，边把真一带到回廊另一个拐弯的地方。那里有桎枝凌空地伸张着的一棵樱树。真一站在旁边，望着那棵樱树。

“注意看看，它的确是女性化呀！”真一说。“不管是垂下的细枝，还是花儿，都使人感到特别的温柔和丰盈……”

更何况，八重樱的红花好似还稍带点紫宝石色。

“无论是樱花的色彩、风韵，还是它那娇媚的润泽。我过去竟然从没想到它这般女性化。”真一说道。

他们离开了樱树，走向池子那边。有张折凳在马路边上，上面铺着绯红色的单子、游客坐在那里品赏谈茶。

“千重子！千重子！”有人在叫。

真砂子身穿长袖衣服，从在微暗的树丛中坐落的澄心亭茶室走了下来。





“千重子，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我累了，刚刚帮师傅伺候茶席来着。”

“我这身装束，最多只能帮忙清洗茶具。”千重子说。

“不要紧，清洗茶具也……真的，来不来嘛。”

“我还有朋友呢……”

真砂子这才看到真一，便贴到千重子的耳旁小声地问：“未婚夫？”

千重子轻轻地摇摇头。

“好朋友？”

千重子还是摇摇头。

真一转身走开了。

“一起进茶室喝喝茶吧，……现在，位子正空着呢。”真砂子劝道。

千重子婉言谢绝了，她追上真一，说：“我那位茶道朋友长得漂亮吧？”

“当然漂亮了。”

“哎呀，她会听见的！”

千重子冲站在那儿目送他们离开的真砂子，行了个注目礼告别了。

水池就在穿过茶室下面的小道旁。池畔的菖蒲叶，亭亭嫩绿，挺拔多姿；睡莲的叶子，也漂浮在水面上。这个池子周围，栽有樱树。

千重子和真一从池子边上绕过去，走到一条昏暗的林荫小道上。扑鼻而来的是嫩叶的清香和湿土的芬芳。那条林荫小道